

什麼 文藝家的 不朽盛事？

岳恆

評「評『給大陸文藝界的一封信』」

作爲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我們真是欲語還休！

這樣的感慨，尤其在讀了七十年六月七日出版的七十九期時報雜誌，五十四頁「坦白的建議——李歐梵等給中國大陸文藝界的一封信公開信，五十六頁毛鑄倫的「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評『給中國大陸文藝界的一封信公開信』」後，更加深重！

「我們，『美籍華人作家』訪問團全體成員，應『中國』作家協會之邀請……」
老實說，一開頭，我們就被弄得大腦移位，嚴重震盪了。

首先，我們搞不懂：這些美籍華人作家是何方神聖，依稀只記得彷彿就在去年「國建會」，這些美籍華人作家中的一些人似乎才以「歸國學人」的身份，由我們納稅人出錢買機票請他們回來住觀光飯店，並且錄音帶一樣，播放了一些「黨外人士」幾十年來的政治、文化主張。我們乍

讀這一段開場白，還錯以爲今年的「國建會」提早開鑼，又由我們納稅人邀請回來嚷嚷一番了。

然而，似乎不是，因爲他們「於今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至四月一日（愚人節）在『國內』參觀訪問了三週，訪問期間，除了在『北京』、『上海』兩地……同時暢遊了名勝古蹟、行經大江南北，凡六省十城市。」談到這兒，已經不是「似乎」，而是「當然」不是了。

然而，雖然弄懂他們不是來臺灣開「國建會」，却又弄不懂這些美籍華人的「國內」怎麼也有北京和上海？因爲依據我這個土包子在地圖上的了解，美國「國內」只有西雅圖、華盛頓，從未發現有什麼北京、上海的呀！

再次，我們又搞不懂，這封信既然是「給中國大陸文藝界的一封公開信」，爲什麼又在臺灣發表呢？這是什麼意味呢？毛鑄倫先生認爲這是「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是「嚴肅和負責任的高尚行爲」，我們却不這樣認爲，我們實際上的感覺是被示威、被扁視一番！我們真正搞不懂，拿了美國護照、在天空中飛來飛去、刺刺然依違於海峽兩岸、惺惺然向培養他們、哺育他們的母土，草草地表態一番，算什麼「嚴肅負責」的「高尚行爲」？算什麼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本來，國族不幸，出了妖孽，弄得神州沉淪，僻處海隅，奮發之不遑，還生什麼閒氣？更且，七位「文藝作家」一開始即已劃清國界，我們慢慢飛不起來的笨鳥更無置喙之餘地，「美國是富庶的自由樂土……是全世界國家所樂於置產拿綠卡的……大可自由地到海外置產拿綠卡，如果自己没有能力，那就不要因自己不行而隨便批評他人。」（見七十年五月號黃河雜誌「民主實踐的新里程碑」），但是對「國內」一些人的心態，却覺得有探討、批判之必要：

首先，我們要指出，時報雜誌撥出篇幅，刊登這一封公開信的「副本」，用以證實前此我們文化圈中的耳語、澄清一些曖昧，毋寧是我們所歡迎的，刊登刊登也就罷了，如果非說明不可，信前加一段平實的編者按語也就可以，實在用不着如獲至寶似地以爲挖到獨家報導一樣，給我們一種孜孜然喜不自勝的印象。事實上，我們以爲正確的作法應該是退回這封信的「副本」，要求

他們另外寫一封以臺灣的文藝界爲對象的公開信的「正本」來，這一封以臺灣的文藝朋友爲對象的公開信，一樣可以表達出他們對大陸文藝界的觀察和感想，一樣可以剖示他們的「坦白」，而且，最重要的：一樣可以用「我們，美籍華人作家」開頭，絲毫不必擔心彼此間的文藝界的朋友攀上什麼鄉親；當然，他們也一樣可以對這提出「建議」，而，假如他們認爲此間的情況給他們一樣的印象的話，他們一樣可以將這十二條建議原封不動地轉贈此間的文藝界。

其次，我們認爲刊登就刊登，實在也無須另闢篇幅、另外爲文來加以曲意迴護，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這一「坦白的建議」有什麼必須加以曲意迴護之處，而且，依照「坦白的建議」文中所顯現出來的心態，他們根本無意也無須要人加以曲護，事實上，如果有什麼問題，也沒有誰能曲護誰，倒是這些「美籍華人作家」在前陣子此間風聲鶴唳時，很迴護了我們；但是，此番他們爲何不迴護白樺呢？這倒叫我想起陳若曦的小說「路口」中的主人翁方豪了。

今天，我們常常爲我們的有司當局感到很不值，時報雜誌必須以毛文配合才刊出這些「美籍華人作家」的對大陸文藝界的「坦白的建議」，而且毛文中，盡是曲筆隱語，極盡欲語還休、猛抱琵琶之嬌態，是誰使由之，孰令致之？一個歌手在數千人面前可以那樣調侃他的主管上司的今日，我們爲文章、編雜誌的人却「每一個時刻都使我膽戰心驚，每一個鉛字都使我神經衰弱」（九七期書評書目十二頁——陳恆嘉編後餘緒）我們尚且不能做開天窗說亮話，難道金鐘獎晚會上高凌風和宋局長的一段演出也經導播導播過？或者竟也是經過新聞局「品質管制」過？假如，這些猜疑都只是猜疑的話，那麼，爲什麼有司者會給國人造成這種疑忌畏懼？這不是嚴重地在抵消我們全國上下在實踐民主政治上的苦心和努力嗎？

也許，這又是我們的多心，冤枉了有司當局，時報雜誌的本意也許只是怕我們讀不懂這一公開發信的隱義或深意，不能不加以呼應或導讀一番；然而，我們發現：我們並未感到公開信有什麼

深隱的弦外之音，——至少我們十分清楚那是一封「給大陸文藝界」的公開信，而且也讀懂他們又復熱情洋溢地給大陸文藝界推銷他們年輕時在臺灣推銷過的現代主義文學。我們讀不懂的偏偏是毛鑄倫先生對這封信的評文。我們非但讀不懂，而且，很不幸地，我們要指出毛文恰恰好會給讀者們一些誤導，我們當然知道毛文在「勗勉」我們，以及七位美籍華人作家什麼是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但是因為毛文下的標題太大而無當、太率爾操筆了——什麼「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什麼「嚴肅負責的高尚行爲」、什麼「文學的成長定律」、什麼「無愧作家之職」，好像我們都是白丁似的！我們要嚴重地指出：這種滿紙曲筆隱語如果光看標題，以為以外國籍身份應邀到大陸，回來後把對中共的坦白的建議在「國內」發表是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的誤導是十分可怕的，因為這裏頭剛剛好缺少了是非和正直，這種是非的淆混、正直的曲扭，再加以文飾美化，我們誠不知：我們一千八百萬胼手胝足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奮鬥的人又算什麼了！

對於毛文，我們最不能忍耐的是他的這些觀點——

——「當然，海外中國人，尤其是身為已落籍美國的華人文藝作家，比較上可以對海峽兩邊的政權採取感情中立的態度，因而也可以表達一種更真純透明的中國人的對某些事務的觀點，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發揮一種比較易被接受的規勸與建議的功能……」

——「在今後的某些情況下，有的作家的作品或有可能被允許在中國大陸上較大地區發行流傳，這當然是出於中共官方的意思，對作家本身來說，亦未始不是一項榮譽，尤其在此時的美國社會，這件事包含的意義會多些。」

——「文藝作家的責任，尤其美籍的文藝作家的責任，是空前地偉大的，因此

也是無可取代讓售的……」

我們必須指出前引的這些觀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痴想，我們更不能同意作品被中共官方允許在大陸發行是一種「榮譽」，我們姿勢低慣了，便使許多人發生「低姿勢思考」和「低姿勢移位」，先用我們的習慣去「想像」中共會比較容易接受美籍華人作家的規勸與建議，但是，當想像主體轉變為美籍華人作家時，這種「低姿勢」立即移位至美籍華人作家，視作品被允許在大陸發行是一種「榮譽」，這是要不得的「泛低姿勢意識」。由這種「泛低姿勢習慣」引發出來的另一種糾結則是唯「美」意識，這種唯「美」意識，在前引的三小段話中，也赤裸裸地流露出來，為什麼美籍華人作家特別享有這份「空前」的「榮譽」呢？假如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吃苦流汗的人，他發言的份量竟不及在天空「鳥瞰」我們的過客，一個「本國人」的發言竟不及一個「外國人」的建議，我們不但覺得委屈、悲哀、憤怒、而且寒心。我們很痛心：我們好不容易從「戀美情結」解放開來的今日，曾幾何時，我們又一把抱住了另一種顏色的美國大腿。

今天，我們自己的現在，不自己來救治，我們自己的明天、不自己來營養，却必須「仰賴」落籍美國的華人來救治，心理上也未免太不衛生了，界線既被劃清，有什麼必要去顧忌或委屈於「現實政治」或國籍情誼的考慮呢？假如另一批「新」籍或日籍、或任何一籍華人作家也複印了一份這樣的公開信寄來，時報雜誌的編輯諸公要如何處置呢？

美國的禮賓司長看到英國的查理王子就腿軟，我們好不容易才把腰桿挺起來，千萬不要一看到美國護照就又哈了下去——至少這些「土龍的傳人」的我們，必須擦亮眼、永永遠遠的擦亮眼，仔細看看那美國護照上貼的照片，不過是和我們一樣「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恐龍的傳人」哪！

這才是中國文藝作家的不朽盛事！